

晉

略

冊七

晉略列傳二十五

桓溫

桓溫字元子彝長子也年十五彝死蘇峻之難涇令江播實翻城應賊溫欲復讎而播備禦甚嚴三年播死三子居廬皆置刃杖中以自衛溫詭爲弔賓得入手刃之三子并命由是顯名初彝與溫嶠友善溫始生嶠來賀試使兒唬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以嶠姓爲名嶠笑曰必爾後且易吾姓矣及長姿貌奇偉面有七星劉惔目之曰眼如紫石棱須如蝟毛磔孫仲謀宣帝之儔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卒拜安西將軍荆梁益寧四州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鎮江陵時永和平元年八月也明年十二月溫將伐蜀衆皆以爲不可獨諮議參軍袁喬勸溫

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父瓌成帝時奏立國學喬爲溫參軍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江夏相溫議伐蜀喬曰今

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難先其易者蜀以斗絕不修攻戰之具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已入其險李

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禽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窺窬此又似是非而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防必不敢動縱復越軼江渚諸軍自足守境不足憂也蜀平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才三十六溫悼惜之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有文才嘗注詩論語孫山松爲吳內史死孫恩之難著後漢書百篇溫從之使領二千人爲軍鋒明年軍至彭

模或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卒無返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分爲兩軍勢力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溫乃留參軍周楚孫盛等守輜重于彭模自率步卒從江南指成都李勢命將從江北趣彭模不值溫攻楚盛不勝救成都三戰皆北勢悉衆拒笮橋去成都十里溫參軍龔護戰歿矢及袁喬馬首喬戰益力會鼓吏誤鳴進鼓遂拔少城勢夜走復還面縛歸命溫停蜀經月以蜀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常侍常璩鎮東鄧定爲參軍百姓咸悅已而誓定及蜀故將隗文反復討定之振旅而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五年四月石虎死諸子爭立中土大亂褚裒北伐溫出次安陸上疏朝廷請議進取水陸之宜朝廷方忌溫平蜀功

大任殷浩以抗溫寢溫疏不報七月褚裒敗于代陂明年殷浩拜中
軍將軍五州都督明年姚襄來降十二月溫復請北伐率衆五萬徑
下武昌朝廷大震得簡文手書乃還鎮上疏曰臣近率所統欲北埽
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
詞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
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靖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
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
戈馳驅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
纖芥容此嫌忌豈非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
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
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春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
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材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
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蹟無韓彭之釁而反閒起于胸心交亂過于四

國此古賢所以嘆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久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所存者公所務者國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非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明年殷浩北伐敗于誠橋明年姚襄叛浩軍又敗詔溫兼督司州溫遂上表廢浩永和十年正月朝廷免浩爲庶人自是外政皆屬溫溫請伐秦拜表卽行率步騎四萬爲舟師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舍舟步道淅川以趣武關別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以分賊勢溫軍拔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入武關破青泥至愁思塹秦主苻健遣其子生弟雄拒戰生勇捷絕倫陷陳殺應誕劉泓士卒死傷千數溫督衆死戰秦兵乃退敗諸白鹿原遂次霸上健悉精兵付雄雄先簡銳騎馳襲勳勳敗溫軍失勢溫指麥熟而健豫芟麥苗軍又乏食乃收三千餘口出潼關秦人隨而擊之

亡失萬計至襄陽帝使侍中黃門迎勞焉初丹閔降將周成叛據洛陽姚襄既陷外黃許昌遂圖入洛溫請討之詔加征討大都督遣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身自江陵北伐時永和十二年七月也師次伊南襄軍屯水北溫親披甲督弟冲及諸將涉水奮擊大敗之襄越北邨而走遂奔平陽周成復降溫入金墉謁諸陵毀者繕復之置陵令遷降人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閒執成以歸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次子濟升平元年二月慕容儁死子暉立儁弟恪輔政燕強盡取司豫青兗地徐州荀羨豫州謝奕頻敗退郗曇代羨謝萬代奕復不能抗燕羨字令則崧之子也蘇峻之亂隨父在石頭羨年七歲峻甚愛之恆抱置郗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矣年十五選尚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殷浩執政拜北中郎將徐州刺史徐兗二州及揚州之晉陵軍時年二十八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加監青州軍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燕攻齊公段龕于廣固詔羨救之至琅邪不敢進攻燕別將王騰于陽都禽之燕陷廣固羨留諸葛攸等戍泰山琅邪而還後攻燕十城斬其將慕容蘭又克山茌執其將賈堅燕救至敗還以疾解職哀帝隆和改元燕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時徐州庾希鎮下

邳豫州袁真鎮壽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及希助祐守而上
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
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
邇悲惶痛心于旣往者也伏惟陛下鳳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
備徹天聽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歧踵思佇雲羅
混綱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
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交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
悠闊風馬殊邇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
極旣迴衆星斯仰本原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馮
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二豎之命不誅
而自絕矣夫先王經始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
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
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

然也喪亂縣邇五十餘載先舊徂歿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
遂絕望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
務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豺狼自永
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
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鬯
井邑旣修綱維輟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
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
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獨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
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旣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
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溫自與殷浩
構隙八州資儲不上供朝廷匱乏又燕主之殂衆咸謂中原可圖而
溫獨憚慕容恪及逼洛陽懼不能救故爲大舉欲以恐動朝廷覲朝
廷懼而止己以爲謝責之地疏上舉朝皇遽用揚州刺史王述策下

詔褒嘉委重于溫又改授溫并司冀三州都督而罷其交廣

溫加督交廣當

在改封南郡時史文不具

俾得揣意北征溫竟表辭不受事亦不行興寧元年加

侍中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溫以既總內外不宜在遠率舟軍進

次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溫疏求進臨河洛不許溫乃奉

詔下至赭圻朝廷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止赭圻固讓內錄遙領

揚州牧三年移鎮姑孰二月而哀帝崩帝奕卽位三月而洛陽爲燕

所據太和三年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聞慕容恪卒乃謀伐燕明年

四月發姑孰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

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境登平乘

樓眺矚中原顧謂僚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

自行經金城至此舊史並在伐姚襄時按溫以建元元年自琅邪內史遷徐州刺史至永和十二年伐姚襄僅

十三年柳雖易長亦未能便至十圍且金城在臨沂僑縣西南三十

五里蒲洲上實土江乘今攝山東北江中溫伐姚襄自襄陽而北路
不出此亦未嘗經涉淮泗也太和四年溫伐燕自姑孰乘舟順江而
下經金城入淮泗登平乘樓此爲合矣上溯建元元年得二十六年

柳可將自涉入河參軍郝超曰清水入河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
十圍將自涉入河參軍郝超曰清水入河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
戰因資無所不可不慮也不如悉衆卷甲徑造鄴城守則城鄴爲難
戰則呼吸可決彼服公威略必望旗奔走退還幽朔百姓布野盡爲
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若謂此計輕脫務爲持重便當頓兵
河涉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延終亦濟克舍此二
策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則狼顧日月相引黽俛秋冬船道旣以澀
滯裘褐不足禦寒恐此限閱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進攻湖陸執慕
容忠戰黃虛敗慕容厲降高平破傅顏于林渚進至枋頭燕主暉將
北走溫軍不時進爲慕容垂所敗死者三萬人溫收餘衆屯山陽浦
諉罪于袁真廢爲庶人真怒據壽春以叛溫移鎮廣陵發徒築城疫
作死者復數千人百姓嗟怨明年圍壽春敗燕秦援師明年克壽春
初溫自負雄傑有以王敦擬之者意甚不平欲立功關洛以圖九錫
嘗臥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

不能流芳百世復不足遺臭萬載邪秦燕再舉志業不遂行經王敦墓復望之曰可人可人既克壽春問于郗超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因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邪溫曰卿欲何言超曰任天下之重者膺天下之責外無武宣之勳內無伊霍之舉何以易視聽鎮異同乎溫深納之遂謀廢立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鑒之孫也父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為桓溫征西掾轉大司馬參軍深見禮待加散騎侍郎父愔在北府溫每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與溫牋欲共獎王室超見毀之更為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大喜即轉愔會稽簡文既立遷中書侍郎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曰盱未得見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服闋除散騎常侍出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按超佐溫定廢立之謀則有之矣就宿之言至為要密安得宣露人閒史文似此者固不可信初元明之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爾來爾來河內大縣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兄弟代禪言成帝有子而傳弟也李去子為木車脫軸為亘河內大縣

爲溫二子者溫字元子會稽王名道子也溫未篡而死會稽卒爲桓
玄所害而晉亡簡文帝旣立溫復鎮姑孰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
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一日夜四詔溫以疾辭帝崩溫奉遺
詔不悅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諸葛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旣
立溫入朝拜高平陵且拜且言臣不敢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
靈見又問殷涓何狀也答曰肥短溫曰然向亦見在先帝側涓浩之
子也浩廢死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處故溫疑而害之溫疾作
停京師十有四日復還姑孰遂不起年六十二賜九命袞冕之服喪
葬依安平獻王故事贈丞相諡曰宣武溫自廢立意存革命簡文大
漸望臨終禪位孝武立又求九錫事雖未行天下莫不震動及卒弟
沖代任盡反溫所爲故兄弟父子並以功名終孝武之世無敢議溫
不臣者惟太學博士范弘之疏訟殷浩多敘溫逆迹卒坐淪落焉先
是謝石卒弘之議諡譏其貪墨及是復論溫謝族方顯桓宗猶強僕

射王珣又溫故吏三怨交集竟格弘之議出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書曰桓溫事迹布在天朝王珣感提拔之恩懷入幕之遇託以廢昏立明足表忠節昔周公居攝成王幼弱猶避君位復子明辟漢宣年未二十霍光亦返萬幾若溫忠誠何不仰遵二矩方提勒王公匡總朝政逼脅袁宏使作九錫之文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上天降怒奸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爾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臣下中宗肅祖斂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復不大明國典不審復欲誰待又與王珣書責以劉向父子之事痛規切之弘之字長文汪之孫也終不得調卒于餘杭論曰道子對桓玄斥其父晚途作賊抑而不用長文之言固深入之矣王殷肇釁禍鍾毒流晉祚旣衰桓宗亦覆然則彰暉之權貴有風聲之樹先崇其實則名正而化隆徒爭其名則實乖而事僨世之汲汲于疾惡者其亦審所務哉

晉略列傳二十五

晉

略
列傳二十五

七
中華書局聚

晉略列傳二十六

王述

王述字懷祖渾之從孫也祖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顏大鼻少言語宗族皆以爲癡父祖獨異焉兄子濟素輕之略無子姪之敬嘗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爾濟請言之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仕至汝南內史湛生承字安期弱冠知名王衍比之樂廣永寧初爲驃騎參軍遷東海王越司空從事中郎預迎大駕功封藍田縣侯遷東海太守避亂渡江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述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名譽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述恆默然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望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奮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能每事

盡善導改容謝之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屢有妖怪又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是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剗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強胡陸梁當蓄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汭流千數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垂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起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闕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